

# 新民晚报 | 星期天夜光杯 / 夜光杯

凭死记硬背的一段顺口溜，与一个“不演而演”的小品，何占豪“混”进浙江文工团。同学们都说，这小子“额角头碰着天花板”。

一个月以后，团里开排话剧《赤叶河》。这部戏出自山西临川县，编剧是诗人阮章竞。上个世纪40年代，土改运动在中国农村轰轰烈烈。为了激发贫苦农民对封建势力的仇恨，全国各地的文工团纷纷排演“红白”两出戏。“白”，是《白毛女》；“红”，就是《赤叶河》。这出戏里有一个“苦孩子”，导演就让何占豪饰演。虽说他已16岁，但未见长势，依然枯瘦，很符合角色的要求。

排练场上，轮到占豪说话了。他低头不语。“该你说了。”导演催促，他依然沉默。“怎么，你是哑巴吗？”导演急了，“谁招了个哑巴进来？”演员们都不作声。“怎么回事？你是怎么考进来的？”

占豪哭了。他只会诸暨话。普通话绝大多数是清辅音，而且有许多文言文的词汇。比如普通话里的“你”，诸暨话是“尔”；“他她”“它”，是“其”“渠”。诸暨话里有些词汇，连读的时候要变音。比如“李家坞、何家坞、刘家坞”，“家”是文读，要读成“ga”，和“wu”连读的时候，就变音为“gaou”，听起来就会变成“李高坞、何高坞、刘高坞”。《赤叶河》不是方言话剧，要求所有演员用普通话说词儿。何占豪实在不会啊。

艺考时，他急中生

“字”，进出了“火、火、火……大火”几个字，侥幸进团。然而，火，终究包不住。何占豪“露馅”了，他不禁心生恐惧。文工团，是救他命的地方。若是离开了，又要去做饥寒交迫的“流浪儿”。若是让他回乡，就要去当“小苦力”。可是，那个时候，家人已离散，天子山下，白塔湖边，没有他的安身之处。惊慌失措，凄惨哭声里，有歉疚，有哀求；求谅解，求收留。

导演葛文华是一位善良的艺术家。排练场上，六亲不认。排练场外，慈母仁心。团领导一致同意他的建议，安排年长的团员一对一，帮教何占豪学说台词。葛导的爱人、副团长舒模，是一位优秀的作曲家。当年鼓舞全民族抗战的歌曲《跌倒算什么》，就是他写的：“跌倒算什么，我们骨头硬，爬起来，再前进。”舒团语重心长，鼓励占豪：“只要好好学，没有什么学不会的。学好了，是我们一起再前进。”占豪连连点头。诸暨人耿直豪爽，被称为“诸暨木柁”，做事说一不二。他又像学外语那样，一字一念，一句一句记。白天读，晚上背。

团领导体谅占豪，排新戏，总把台词最少的角色配给他。一部讲李自成的话剧，导演安排占豪饰演“小太监”，全剧只有一句台词五个字：“闯王进京了”。开排那天，又轮到占豪了。这回，字正腔圆，有声有色，“闯王”与“进京了”之间略有停顿，显现一种艺术节奏。导演大加赞赏：“非常好！大有进步！”

## 火，终究包不住

烁 渊

“艺术变得愈来愈特殊，愈来愈无法理解，而且不理解的人愈来愈多。”在《艺术论》中，列夫·托尔斯泰仿佛一尊行将遭汰弃的

往代异教之神，指斥艺术正偏离起源，成为复杂、繁缛的享乐方式，日趋日盛。他似乎不认同艺术本身可以当作艺术家搜索枯肠的究极旨义。“艺术既不是形而上学者所说的某种神秘的思想、美或上帝的体现，也不是生理美学者所说的人们借以消耗过剩精力的游戏，也不是情绪通过外在标志的表现，也不是美好事物的产品，总之，并不是享乐，而是为生命和追求个人及全人类幸福的道路中必需的一

## 读书札记

陆 源

同学是位资深影迷，大学时我们常常聚在一起通宵刷片子。前些天，他向我展示二十多年攒下的影院票根。那种富甲天下的景象怎么形容呢，感觉拿去当结婚典礼满天纷飞的彩纸，都能狂撒十来场。

票根上有个细节颇令人感怀。热敏纸上的印迹时间一长就漫漶不清，同学就用签字笔将每张票根上的片名、版本、票价、时间等信息再描摹一遍。三四年前的票根，白纸上只余同学一笔一画的字迹，就像小时候过家家的山寨票据。

集票根是文青的标配，坚持这么久的可能寥寥，坚持这么久还让过去的记忆幸存，更为难得。我比同学更夸张，几乎带点记忆属性的纸片都舍不得丢。英语里对这种纸片还有个专有名词，ephemera，蜉蝣一样的短效物。明信片、证件、卡

种交际手法，它把人类联结在同样的情感当中。”通常来讲，托尔斯泰应获赞许，毕竟我相信艺术总在追问何为幸福。但艺术家依然要让自己得到幸福，即使他暂且或终究无法向俗众馈赠幸福。俄罗斯文豪深觉悲哀，因为在现代艺术与先前的艺术、现代艺术与平民生活、现代各门类的艺术之间，条条沟壑组成的巨大蛛网已经把人们区分开来，彼此隔阂。理想之难以实现，并不能作为否定理想的缘由。新艺术、颓派艺术、老托尔斯泰所承认的艺术，以及我们的艺术，诸流诸派，其总体前景仍将是寡趣无味市场份额之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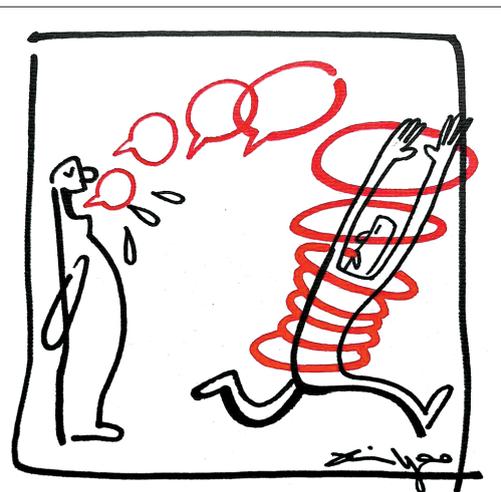
片、海报、手册、地图和传统票据以外，我的票夹里还有自认为重要的预约券、挂号单、收据、验光条、进门条，以及写在餐巾纸上的留言、用树皮和叶子写的信、儿子收到的用拼音写的小纸条“我 Xi huan 你”。

## 纸片们的意义

程 旭

我还不是最疯狂的。著名的街头摄影家薇薇安·迈尔保存底片和各式票据、信件、剪报的盒子，填满了整个双车位车库，地板都给压变形了。薇薇安说“我的一生在一个个的盒子里”。

收集成癖，不免为癖所累。现在我书桌旁还有一摞纸片等着分类标注、收纳归位，这会耗费我半个休息日的时间。有时我也想学导演伍迪·艾伦，不怀旧，不恋物，不悔恨。



郑辛遥  
过量的表达，反而造成沟通的障碍。

其他演员也都跷起拇指。

四十年后，葛导在杭州巧遇何占豪。当年的小演员已是艺术大师。葛导作揖祝贺，占豪连声道歉：“对不起，当时为了混饭吃，没办法，骗进文工团，让你生气了。”“哪里，哪里。”葛导说，“你进文工团，是我们的荣幸。能够成为大师的同事，正是有缘啊！”哈哈，彼此以欢笑呼应。这是历史何等美妙的回声。湖水漫流，轻舟划过，波光粼粼的湖面，浮现出往日的情景。

西子湖畔的和风暖阳，催开了满湖荷花，也孵化了少年何占豪心中的政治萌芽。他深知，一个穷小子可以进团学艺，不是何家祖上的恩赐，是文工团领导的真诚敬怀，深情拥抱；他们非但不嫌弃、还那么愿意培养那些穷苦人家的孩子，并且耐心期待他们成长。他敬仰，团领导和战火中走来的文工团

前辈，与他无亲无故，却给予他父母般的呵护与搀扶。正是“相信”与“敬仰”，融合成“信仰”的最基本要素。文工团是点燃何占豪心中信仰圣火的摇篮。从一个“小渔民”“小放牛”“流浪儿”，到一名文工团的“小演员”，从受歧视到被尊重，“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何占豪”，这句话，他从16岁说到耄耋之年。乡音未改，信仰不变。蕴含在朴素认知里的深邃真理，似铁锚沉降在他的心底。

斗转星移，风雨沧桑，心中的信仰圣火，终究包不住，不仅浸染他人生的政治底色，也是他一生创作爆发的洪亮“调性”。

看到“夜光杯”7月19日《毛笔字喜剧》一文，不禁有感，于是写了此篇。

陈君说父亲劝他写毛笔字从楷书入手，而他则认为随兴而为方是正途。我觉得两者都不错，然而事情并不简单，须区别对待。

方今楷书的榜样为欧、颜、柳、赵四家，前三位属唐代，赵是元朝人。欧、颜、柳的楷书均不相同，因为他们秉承的是笔法。例如颜真卿（鲁公）的老师是张旭——唐代草书大家，鲁公称颂张旭“楷法精详，特为真正”，“屢蒙激昂，教以笔法”，鲁公不善草书，他学的是笔法，颜体楷书，磅礴开张，后世无人能学像他，因为笔法一家。如果用笔法来学颜，绝不会陷入馆阁体，而是自成一派。学楷书是根基，如颜的《祭侄文稿》行书真迹，能延续千年不衰，不是捧出来的，相信每个观者都能了然于胸。上海书画出版社曾以口袋本形式出版的书法造型丛书，其中之一即为放大本的此文稿字迹，每页一字，值得一阅。

笔法是规律，可以用它证伪辨真，例如故宫所藏柳公权《兰亭诗帖》墨迹，如以笔法相证，可明白此确为柳氏真迹，并非不通文墨之人所书，此等国宝级文物却被束之高阁，黯然无光，惜哉惜哉！例如其中一字，即第133行“虞蕴”的“蕴”字，笔法与柳公权《神策军碑》正楷中的“查”字完全一致，一般人是写不出来的。我见过现代一些专家所临《神策军碑》，其中“查”字全无柳氏之形式与精神，因为未悉柳氏笔法之故！因此，我以为学楷书是学其中笔法。此外，陈君所介绍的黄庭坚，是宋代有代表性的书家，主张文气须贯穿书法，也不失为一种观点，无可厚非。我的意思是唐代笔法的重要性在于能鉴别学上的疑难问题，这也是一种艺术观点，唐宋之不同，各有千秋，甚至尚有其他看法，都属正常，我的短文，不在质疑，而是谈一点看法。

伍迪·艾伦从不保存纪念品、电影剧照、海报、通告单，结束了就结束了，“别以之作为笑谈，要继续前进”。当我想洒脱一点，把那摞纸片一股脑塞进手提袋时，我读到了《我是外公外婆带大的孩子》，一本由各种纸片和旧物串起的回忆录。一张外公写着“我们修表去了”的字条将作者带回了某个遥远平凡的午后，激荡起回烈的思念和情绪。字条是那段真切的生活存在过的，一点微弱的证据，这也是保存纸片们的意义。

## 雅玩

1945年四五月间，日寇败局已定，上海沦陷区的文化人却遭到丧心病狂的贝当路（今衡山路）日本沪南宪兵队的集体“照顾”。这期间被捕而受酷刑的有李健吾、柯灵、吴琛（魏于潜）、孔另境、武桂芳（金性尧夫人）等。而加害者呢？编辑家范泉曾在1946年11月初发表的名为《甲斐军曹》的长文中，开篇便点出了两个名字：萩原与甲斐军曹。

此二人是上海沦陷期间专门缉捕文化思想犯的两个臭名昭著的“文明的刽子手”。前者名萩原大旭，在李健吾笔下，他个子修长，“一张清瘦的长脸，鼻子高高的，眼睛陷在两旁”，外形略似诗人徐志摩，但更枯瘦，“冷静，文雅，心思缜密”，似乎是《君主论》的作者马基雅维利、大太监李莲英和徐志摩三合一的形象。杨绛《客气的日本人》的主角也是他，称其留下一张名片，印着“萩”原大旭四字。此人“冷漠无情如一尊石像”，“两眼闪闪发光，活像一条对着青蛙的长蛇，不动，以一种内在的吸力摄取着囚犯的心灵”，他先请李先生吃蛋糕，然后用自来水龙头“对着他嘴里灌水，直灌到七窍流水，昏厥过去”。柯灵在“入狱第五日，由敌宪萩原行刑，卒不支，遂倒地不起”。只见此人手执柯灵一卷《市楼独唱》，神情阴鸷，“絮絮胁迫”，令人不寒而栗。

甲斐军曹，全名不详，其暴虐程度与萩原相较，有过之而无不及。外形是矮而精壮，简直与抗日漫画里典型的日本鬼子身形别无二致。金性尧写他：“剃得光光的头，露出一排獠牙，门牙上还镶着一颗金牙齿。头圆而大，眉毛浓浓地向上翘着，两手上都长满了毛。面色黄苍苍的，皱纹特多，可以看出是一个工于心计的家伙”。（闻蛩《甲斐军曹》）说起大金牙，范泉见到的则是：“四个金牙齿从他的嘴唇里闪露出可怕的光亮”。

闲说书法

王公治

朱曼芳，这个名字既熟悉又陌生。熟悉，是因为清丽秀雅的她曾带给广大观众《蚕花姑娘》《年青的一代》《东港谍影》《与魔鬼打交道的人》《少年犯》等经典影片，愈久弥香。陌生，则是低调含蓄的她淡出公众视线好些年，年轻人已不太知晓这位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了。

就长这么一副尊容的家伙，居然向范泉自称教育专家，说以前在日本国内教过一个中等学校和一个专门学校的书。但他作为宪兵队军曹对沪上左翼文化人实施的所谓“教育”，却只是“电刑，灌凉水，老虎凳，针刺和倒悬。甚至有时候连这些还不够，就用狼犬来咬他的心

## “文明”的刽子手

祝淳翔

脏，用烧红的铁链来缠他的胸脯”。甲斐又是怎样带队暴力抓捕的呢？金性尧写道：在仲夏的某个大清早，天色还刚刚泛起鱼肚白。“因为门开得太慢一点，一进门就是一阵咆哮，母亲走近去解释时，甲斐军曹便撩起巨掌，劈面的一记火辣辣的耳光，可怜她行年半百，生平还是第一次受着这样的侮辱”。金先生刚刚学语的女孩，那颗幼小的灵魂，“蓦地给重创了一下”。（闻蛩《小灵魂的受难》）

随着原子弹爆炸，日本全面投降了。此后不久，李健吾听说有英美人士跑到集中营点名和萩原相会，“这个懺悔不可冒犯的军曹，出人意外，跪在地上，只是连声求饶”，原先自命不凡的家伙终于原形毕露。那么甲斐呢？只有更滑稽。他据称已痛改前非，甚至想做曾经在日本宪兵队里被他拷问得死去三次而最后释放出来的蔡经理的干儿子，当然被拒。当范泉用日语问他“教育”过多少人，他竟“怔住了，但随即苦笑了一阵，很和善地用日语答道：‘别开玩笑了吧，过去，我是说笑着和你玩的，今后，我要由你们来“教育”了’”。显然，色厉内荏，外强中干，才是这些人形恶魔共同的生命底色。

刘德亮

时过境迁，一个90年代后期还算凉爽的夏夜。电视上播放着1985年上映的《少年犯》，发人深省的主题、扣人心弦的情节，特别是朱曼芳扮演的《社会与家庭》杂志记者“谢洁心”，心洁情真，既是记者更像班主任和母亲，用发自内心的爱和期待，慢慢打开少年犯们的心扉，循循善诱，春风化雨，感人至深……从此，年少的我，牢牢记住了这部《少年犯》，还有与众不同的朱曼芳。

再“见”朱曼芳时，是差不多同一时期的两部电视剧：《老房有喜》《丁香》。年近六旬的她，体型已然发福，但深沉细腻的表演风格和浓浓的书卷气依然如故。倏忽而去多少年，从校园学子到结婚生女，我经常會想到曼芳老师，想着要是能和她见面该多好啊。可现实是，同很多影迷一样，几乎听不到她的任何消息。“念念不忘，必有回响”。2018年，因缘际会，我与我的“电影贵人”向梅老师结缘。那一年正是上影演员剧团成立65周年暨回归武康路旧址的大庆，跟着向梅老师，有幸躬逢其盛，见到了几代艺术家，偏偏一直没有看到朱曼芳的身影。终于，一米七高的曼芳老师缓缓步入剧团大院，我连忙上前自我介绍，并将前一天写到深夜、倾诉多年衷肠的信交给她，她眼中泛光，慈祥地连声道谢。合影时，我们站在略有坡度的草坪上，她见我个子不高，连忙说：“我往下一站一点，这样显得你高一些。”我被她逗乐了，顿觉她的细心周到，以及上海人特有的幽默……这一晚，似乎没睡着，又似乎迷迷糊糊做了好多电影梦。

翌日，手机响起，一个陌生号码，接起一听，那头传来轻轻的优美音乐声，还有曼芳老师的声音，她说读了我写给她的信（我在信中留了手机），两人岁数相差几十年，却对她的表演生涯如此熟悉，对老电影如此热爱，令她非常感动。而我，更是喜出望外，从未想过一位老艺术家这般谦逊重情，特意给我一个后辈影迷来电。至今想起，阵阵暖意。

这年，我为曼芳老师举办了“曼妙多彩共芳华”，一场小规模但温馨别致的影迷见面会。深居简出的她很是激动，分享了诸多从影拍片的小故事以及她的艺术感悟。见面会足足进行了2个多小时，年近八旬的她丝毫不见疲惫，她回家时，我想上前搀扶，她笑着推开了，依然如来时脚步生风。再后来，我们就成了真正的忘年交，时常在微信上交流分享、互致问候。每年我都会去看望曼芳老师几次，她会精心准备老上海风味的栗子蛋糕和咖啡招待我，尽显海派格调韵味。

蚕花自然心洁，才能默默奉献、吐丝造福。纵然时光变幻、岁月更迭，朱曼芳和她的表演艺术，在几代人的心中：桃李无言，下自成蹊。曼妙多彩共芳华！

## 「蚕花心洁」朱曼芳

刘德亮

朱曼芳，这个名字既熟悉又陌生。熟悉，是因为清丽秀雅的她曾带给广大观众《蚕花姑娘》《年青的一代》《东港谍影》《与魔鬼打交道的人》《少年犯》等经典影片，愈久弥香。陌生，则是低调含蓄的她淡出公众视线好些年，年轻人已不太知晓这位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了。

## 七夕会

七夕会